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文編卷之十四目録

說

○蘇秦說秦惠王

○○蘇秦說燕文侯

○○蘇秦說趙王

○○蘇秦說韓王

○○蘇秦說魏王

○○蘇秦說齊宣王

○○蘇秦說楚威王

○○蘇秦說齊閔王

張儀說韓王
張儀說楚王
張儀說魏王
張儀說齊王
張儀說趙王
張儀說燕王
張儀說秦論攻魏
蘇代爲韓說秦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
黃歇說秦昭王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枚乘又說吳王辭
杜欽說王鳳論九女
杜欽說王鳳論罽賓
杜欽又說王鳳論專政
李尋說王根論災異

文編卷之十四　說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盩江胡帛子行　校刊

蘇秦說秦惠王 太史公列傳體也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

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

飾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内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

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
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
絶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
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
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
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
（是鬼谷子所傳）
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
（秦游說之術本諸此）
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
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
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

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决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

摶衘横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淸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蘇秦說燕文侯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沲易水地方二千

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
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
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
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
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
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
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
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
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
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沲

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强秦促近齊趙齊趙强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秦說趙王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

患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眼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王、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願大王愼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

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

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
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
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
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
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
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
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
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
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
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

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强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

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
是故横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
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
朋黨之門故尊王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
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
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
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鋭師以佐之韓
絶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
其後齊出鋭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
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

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
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
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
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秦秦必不敢
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
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
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
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
以約諸侯

蘇秦說韓王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

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孰計
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
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
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
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賈禍者也
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
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
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
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

以從

蘇秦說魏王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頴沂黄煑棗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下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横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内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强國也

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宫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刼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

成私門外挾强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絶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强秦之患故弊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秦說齊宣王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

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户臣竊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强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

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
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
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晋
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
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
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
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
是群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
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
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秦說楚威王

蘇秦爲之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强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强則秦弱楚弱則秦强此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

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槖駝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

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横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内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

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蘇秦說齊閔王上

雄詞奇句出之不盡真辯士之文秦漢古作也

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

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劒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驁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强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黄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黄城之隊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强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

鞹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且夫强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

之欺常以誅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强敵寡也兵必立　也事[illegible]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illegible][illegible]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賓外不賓內不反則稸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强大爲天下尤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

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莒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　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

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祀君翳釀通都

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
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
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
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
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絃絶
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
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
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
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
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

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北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

不可拔天下稱爲善已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闔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

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衡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

然也俟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强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内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諸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

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

王計也謂欲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
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
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賊於尊俎之
間折衝席上者也

張儀說韓王

張儀爲秦連横說韓王曰韓地險悪山居五穀所生
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
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
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
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

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

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絶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决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

効宜陽

張儀說楚王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

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

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

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群弱

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

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

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

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

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

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

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

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楚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

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
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却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
其後計無過（一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
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
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
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
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
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十而覺齊
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

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說魏王

張儀爲秦連橫説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

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
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
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刼衛取晉陽則趙
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絶則大王之
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刼於秦不
敢不聽秦韓爲一國危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
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
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
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魏楚雖有
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

敢堅戰患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内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張儀說齊王

張儀爲秦連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

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强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張儀説趙王

張儀爲秦連横説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

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
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
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
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
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
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
今寡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
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
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
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

齊國而不能自全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敺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

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
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
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
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
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
秦

張儀說燕王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
昔趙王三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
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

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
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廚人進斟羹因反
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
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
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
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加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却以
謝趙王巳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
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
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
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

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

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張儀說秦論攻魏

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

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
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
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
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
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攻相事也出其父
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
蹈爐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
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
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
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

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

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

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
亡國取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
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
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霸王之
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
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
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
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
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
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

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沲池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勁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

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
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
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
又交罷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
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
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
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慄慄日
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紂為天子帥天下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
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

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

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蘇代爲韓說秦

韓人攻宋秦王昭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因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横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韓固巳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不

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同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

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
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
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
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
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
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
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
事則魏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
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亡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
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

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之不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搆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黃歇說秦昭王

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来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絶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拔燕酸棗虚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平丘小黄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

齊秦之要絶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
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
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
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毀魏氏之威而欲以
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
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
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
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
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

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瑶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

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

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不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受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内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内二萬乘之主注

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注兩海要絶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鳧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

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絶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齊魯增一川）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

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𢾎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顪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内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内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

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絫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

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

聲不絶傷夷者未起而欲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
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
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
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
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
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枚乘說吳王辭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
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
戰國文字
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擒六國滅其社

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
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
羗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今夫諂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
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
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齧利劍
入此二節
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
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
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
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

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絶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絶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道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黄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絶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吾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

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因邯鄲此不可棄亦已明矣大
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
旁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下息臣竊哀之願
大王熟察焉

議論　杜欽說王鳳論九女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
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内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
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
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
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

或四三年言失歆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候異態後候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

杜欽說王鳳論爵嬪

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
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
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
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爲
壤比而爲寇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
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
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
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
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
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

夜擊刀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匃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埶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

危難之路罷弊所得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
也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杜欽又說王鳳論專政

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間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推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頹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

得聞其說

李尋說王根論災異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憂責其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

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
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
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
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
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謡俗以制法度考禍福
舉措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
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
稷無憂竊見往者赤黄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
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此
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

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鈌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靁雹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塡上見月蝕有背鄉此亦髙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廼欲盪滌流彗廼欲埽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眷漢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傳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諸闒茸佞讇抱虚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壊天文敗地理涌趯邪

陰浸溺大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
位誠必石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
感陰陽循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
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功損邪陰之盛
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
敞王望可與圖之

文編卷之十四終

文編卷之十五目録

劄子

曾鞏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王安石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王安石言尊號劄子
王安石論罷春燕劄子
歐陽脩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蘇軾奏内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歐陽脩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歐陽脩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歐陽脩論止絶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
歐陽脩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歐陽脩論按察官吏劄子
歐陽脩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
蘇轍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蘇轍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歐陽脩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
歐陽脩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
歐陽脩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

歐陽脩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
歐陽脩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
歐陽脩乞補館職劄子
王安石論館職劄子二
歐陽脩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歐陽脩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歐陽脩論呂夷簡劄子
歐陽脩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
歐陽脩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歐陽脩論狄青劄子

歐陽脩論李淑奸邪劄子

歐陽脩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歐陽脩論陳畱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

歐陽脩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蘇軾乞郡劄子

蘇軾代滕甫辯謗乞郡劄子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　人　丹陽姜　寶　廷　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胡　帛　子　行　校刊

曾鞏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爲奕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

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盖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粤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

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甲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
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
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
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
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旣定普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
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
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
以弁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
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關邊至於景德
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

下銷鋒滌燧無鷄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者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法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授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愷悌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

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兼群臣之日天下聞之
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
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
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
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
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而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者
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
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
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
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

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
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
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脩列先王法
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
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奮起群下遵職
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効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
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
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
盖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
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故縱

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徭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早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

也其憂勞者又如此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孩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囿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

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
豈有若今五十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
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
柝之戒接於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
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
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興則旡有
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若蓋農夫女工築
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罝
之武夫行脩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
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

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爲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乂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群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特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

作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
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
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洞
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盈
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
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盈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盈而保之以祗慎唐
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
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
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

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修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王安石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 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 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 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

而粗有所陳伏惟　太祖皇以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
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
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
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
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
利元元爲事　太宗承之以聰武　真宗守之以謙
仁以至　仁宗　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
而天下無事也　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
從官施於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　陛下陳其一二
而　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

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財

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有重憤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

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

所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

先王親踈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 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 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 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 進止

王安石言尊號劄子

臣伏以 陛下緝熙光明如日之方升布利施澤如川之方至號名於實豈能有所增加輒復惓惓妄有陳請徒以 祖宗故事適在此時臣子之心懷不能已 陛下受而不拒足以俯順人心臣獨不能無疑者 陛下以西垂之勞方以過爲在已邊膺徽册似或未安臣等以歸美爲忠 陛下以撝謙爲德布之海内誰曰不然伏惟 聖心更賜詳酌

王安石論罷春燕劄子

臣竊以邊夷外畔士卒内潰吏民騷動死傷接踵恐非燕而用樂之時且此月休假已多又加兩日即恐

急奏或致留滯臣愚謂宜罷讌以副　聖心仁惻且
又不妨應接機速公事如蒙省察乞賜中旨施行

歐陽脩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
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
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
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
練未絶臣又見近日内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
臣忝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
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

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
皆以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
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
寵之時驕奢自恣不爲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况
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
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
頗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
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
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豈是
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

物盡爲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踈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踈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踈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閑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况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蘇軾奏内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内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竊見

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争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

歐陽脩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爲體量知潤州席平爲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爲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爲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

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知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爲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爲才卻飾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又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况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爲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體量然後爲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爲名其實不肯主事而

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是好疑不决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爲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有所責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爲朝廷不信却劄委別人則飾之使

威誠背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爲不銜御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爲朝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又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論也伏望聖慈特勑其御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别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歐陽脩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之

力之人而君臣相得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爾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此二人所報陛下

果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
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
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
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
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
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
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
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
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
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

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歐陽脩論止絶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爲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爲陛下外平四夷内安百姓致得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紀綱幾至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繆況已罷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

當此癃廢即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
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 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可
否豈可牘入文書眩惑天聽況夷簡患攤風手足不
能舉動凡有奏聞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少須防
詐僞或恐漏泄於體尤爲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
夷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
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爲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
明賜止絶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群臣
各有職事苟有闕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
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五轉

歐陽脩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秘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秘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後

等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
百官疎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
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
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慶
外疑須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
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
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
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
庶官寒賤踈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
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

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歐陽脩論按察官吏劄子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吏部等處又只主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贓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衆

懦弱不材者或貪其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
無黜陟因循積弊冗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
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
救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
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
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
今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
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
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
中材之人別無奇効亦不至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

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
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
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
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
之事取進止

歐陽脩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臣竊聞近日爲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頻有奏報朝
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泄
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
欲如此以臣料之爲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

知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尚須博採善謀以求衆助豈可壅蔽群聽杜塞人口况朝廷庶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採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擾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豈有憂國之人欲為人主獻言常患聞事不的况臺諫之官尤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秘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

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秘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件畫
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狀欲乞
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
及朝廷詔令除改並限當日內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爲供奉之官常在天子側內朝
廷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曾恢復舊制欲乞凡
遇朝廷有大處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
風聞事未得實者並許詣兩府請問庶知審實
得以論列

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進止

蘇轍乞分別邪正箚子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氷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内陽外陰内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内陰外

陽内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温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温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治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内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旣小人内有所主故蔡確邢恕

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擢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于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欽恐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

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順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皆常共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過流便轉緩急不可保誠信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愼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愽採公議而効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頗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

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皐陶則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漸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盛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

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内三陰在外君
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
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
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
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
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
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
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
内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
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

長無所偏厤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
巳若遂引而寘之於内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
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柵牧天下無
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
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
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
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
聖智之資疾頹敗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
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
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

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著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晉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與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睥睨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

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裁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分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學

其隋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
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
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
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
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
天下幸甚臣旣待罪執法若是用人之失理無不言
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盍復著明不
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
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施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欲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群黨自作浮議近者德意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向惟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備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蕃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用

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僥倖有功
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
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
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
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邀功
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
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亦不足慮矣但
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
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
下再遣官吏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理今

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
令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
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
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
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隙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
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者也昔嘉祐
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
坊場以顧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
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
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顧法有

所未盡但當隨事脩完而已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
顧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役爲
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顧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
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
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
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
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業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
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
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
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

則反爲害臣且借畿內爲此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己今差役既行諸縣於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閒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于雇役十年所供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户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錢只得通融隣路隣州而不得通融隣縣人户頗

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為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以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明而發以搖惑衆聽矣伏乞宣諭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脩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

二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聞奏不勝區區冒昧聖聽

伏候誅戮

歐陽脩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頻煩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多不遵稟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勾校稽違考責實効以不銳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不畏聽令百職廢壞弊實由斯臣竊見漢丞相官屬甚多欲乞精選材臣釆漢名號增置兩府官屬官一二員使專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候天下施行報應校其稽遠舉行朝典即不得以承受回申便為報

應須見施行實迹具以條聞旋行勾銷以見能否臣謂苟設此官則天下知朝　廷有責實之意今後可使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允臣所請乞下兩府重議施行取進止

歐陽脩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從之臣內有姦憸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既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爲內相故其進用尤審精選只

用材識不限資品往往　自州縣官而拜者國朝近歲
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
問人主因之薄其待遇遂漸疎外同於冗官遂容小
人得以濫進臣愚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
且學士之職本要内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
令中書除人致於内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
左右與無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
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充者出自上意擢
用以杜小人争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人
庶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歐陽脩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

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illegible]往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多被權貴之家[illegible]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者且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勾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illegible]鄉里或云看覷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illegible]往蓋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illegible]一邊寄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illegible]陳乞子弟差遣其雖無事故自

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改注
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
乞兩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今取進止

歐陽脩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
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
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
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
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
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腳色點差多是不副

所選臣謂班行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盡有才
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
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
有所止更不倒選有舉主者方與遷轉或且令無舉
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仍乞嚴
爲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
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況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
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集事不必邊任并閤
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
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須行取進止

歐陽脩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

臣等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其入仕之源既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久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行後來改轉班行並不曾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押巡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臣處朝廷以重遣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

合行鞏華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人及三年巳上並只與理爲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絶僥倖令取進止

歐陽脩乞補館職劄子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

分治百職使各辨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群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脩務奬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

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如別奏欲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今取進止

王安石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

材也然　陛下試求以爲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
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
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覩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
職將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
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
二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　陛下
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
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祗候事有當論議者
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各條奏利害及所當施設
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

相贊襄左右又或令各陳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即此固可以備任使之材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當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 陛下有堯舜

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
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
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已闢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下
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
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
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
得親近然知此人亦有數　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
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　陛下之仁
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

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
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
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爲害而一切疏
遠群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
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
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　陛下堯舜
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
者固非群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
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
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

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爲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　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材薄不足以望　陛下之清光然　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晷已復旋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於　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

效臣者非蒙　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盖
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
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
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
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博論詳
說豈宜緩然　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
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
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　陛下聽覧亦不
至於煩　陛下即以臣言爲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
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　陛下推擇召置

以爲三館祗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所置雖多
亦無所害也　二
臣伏見某人云云皆衆人所謂材良行美宜蒙
陛下訪問任使者凡此九人臣或熟聞而未識或熟
識而未敢任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臣雖未識然衆
人之所謂賢臣不敢蔽也臣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
然　陛下不親見其可賢亦難遽信而用若　陛下
以臣前所論奏爲合於義理即乞悉置此九人者以
爲三館祗候親考試其材行若不可用旋即罷去若
其可用然後留備訪問任使如此則所置雖多未有

濫得官職者無此但臣一人所聞所知恐執政大臣各有所聞所知　陛下若令各舉所聞所知而如此考試庶幾人材無所遺逸經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善人君子者天下之民心所願舉欲其延聞視其所在而從之者也　陛下自即位以來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援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風俗壞則朝夕左右者皆懷利以事　陛下而不足以質朝廷之是非使於四方者皆懷利以事　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効見於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惟目

親近忠良而已伏惟　陛下仁聖已深察此理臣愚
猶欲及此者忠臣惓惓之義也

歐陽脩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
顔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
此自古明君賢主一作聖王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
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
者又似迂而無速効欲徼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
先忤貴權而旁有群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
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効

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
已峻少加進擢便復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
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
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
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
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
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
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
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
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

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上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効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

歐陽脩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援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

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顒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特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

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愎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

則聽之易也其言拂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

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務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

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
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諤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
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
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
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
連延數年然後（一有來字）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
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
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
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
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

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

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豁察也欲望聖
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
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歐陽脩論呂夷簡劄子

臣昨日伏覩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太尉致仕以夷簡
爲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賢愚失序紀
綱大隳二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
之而去天下大憂患遺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
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
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擿及其疾病天下共

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爲天廢又見陛下自夷簡
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又新故識
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復言
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上賴陛下終始保
全未汚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
陛下推廣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
須陳讓臣乞因其來讓便與寢罷別檢自來宰相致
仕祖宗舊例與一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
耻便受國家過分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
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多今邊鄙多事外面臣寮幸

哲者未嘗非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贓愚騃子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未弭物論其子弟伏乞更不議恩典取進止

歐陽脩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廝僕不得奏薦班行勑旨頒下纔二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為奉職夷簡身為大臣

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
無所顧況肯爲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
纔出而爲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
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勑旨今後又廢有
司爲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狥人情或云二僕得
旨與官在降勑前柰何授官在降勑後凡出命令本
爲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勑衝前勑令袁宗等雖曾得
旨而未授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止
絕而恣其僥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勑而自隳典法今
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

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爲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歐陽脩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論昌朝處多用虛語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沸騰盖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朝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

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

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黜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説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於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盖稱薦已漸久已

熟於聖聰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諉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盖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伏望聖慈抑左右陰爲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鎮則天

下幸甚臣守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
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相形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
補取進止

歐陽脩論狄青劄子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
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
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
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
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
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

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盖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陜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盖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内出得此人旣以爲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

論狄青多用實語

於人比其輩流文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

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宜自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

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
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
之所不能决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
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
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察訪大臣早决宸斷
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
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
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旣去流議漸消
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求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
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

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

敘事帶議論

歐陽脩論李淑姦邪劄子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爲踈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徇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織悪醜不可當擬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倚要爲腹

嚴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
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
章者乃其外飾耳况今文章之士爲學士者得一兩
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
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
有文無行之人多爲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
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
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最多然
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爲少肆其志則害
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爲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

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漱之爲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悛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取進止

歐陽脩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爲相度陝西青白鹽勑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入三年內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宜勞絕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

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
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
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爲名曹又曰賞勞作京
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
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
議不允也況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
轉運司自差人權令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
爲此僥倖令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
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
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爲晉相一

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爲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
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當與不
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
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之
柄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
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其大小
一賞而止若其才者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
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
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
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亦足可惜令天下

措爲僥倖之人而捨其前効兒又上虧朝政不可不
思取進止

歐陽脩論陳晉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

臣伏覩朝廷近爲王堯臣吳育等爭陳晉橋事互說
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諸人不
能上副聖意挾公徇私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
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兌吏潛行殺害及妄稱眞
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
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
殺害及據先朝日曆内眞宗皇帝親諭王旦爲陳晉

橋損害舟船特令修換諡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
上惑聖聽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別
令呂覺根勘今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
憲之職本要糺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
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謗黷先朝聖政謹按日曆書
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
病移得此橋為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為後世法
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
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即是真宗誤信
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今國史書橋便

私彰先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
知國朝舊史可信爲後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黷
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今後勞臣不勸臣
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畫錢穀至有強借豪民錢二
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菜之類細碎刻剥
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財用不至大
闕亦聞剪刻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窘迫乏用之
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能之臣
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而王礪誣其與豪
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卹

朝廷事體當此乏用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爲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蹤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爲省府互爭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既吳育是舉主即合自陳乞別差官豈可謗黷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感恩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爲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

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謗讟先朝
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
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
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
則今後小人恣情妄作獄訟必多牽縈朝廷之體臣
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取進止

歐陽脩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臣伏覩勑除鄭戩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
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爲非在臣愚之實亦未便竊以
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

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作合作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禀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禀於戩又禀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

路去來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戰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戰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戰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効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又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

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巳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爲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内居求與而遥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體皆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蘇軾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 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議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爲

光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 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列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

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此誠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

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
竟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　祖宗故
事不敢以疑法殺人右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
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
疾臣指為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
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
景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
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
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
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為西

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　朝旨委槩
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爲諫官劾奏其事玠槩
並行黜責以此挾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
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
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衊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
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騭云是臣親
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
臣罪欲使臣撓於士夫之手而使　陛下投杼於三
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到傾
危臣非不知　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

氣焰震動　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　陛下深居法宫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寛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寛饒忠直不畏强禦自司馬擢爲大中大夫司隷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寛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寛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寛饒自剄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正公亦

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有異戮爲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　陛下不過如盖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　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

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
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　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
今勑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
復作爲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　聖意
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
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
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爲黑以
西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險毒甚於李定
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
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

則內愧本心上負　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
怨仇交攻不死即竄伏望　聖慈念爲臣之不易業
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
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
切戰恐之至取　進止

貼黃郭槩人材凡猥衆所共知旣以附會小人
得罪近復擢爲監司者蓋畏挺之曰欲以苟悅
其意正如向特王岩叟在言路時擢用其父苟
龍知澶州妻父梁燾爲諫議天下知其爲岩叟
也

又貼黄臣所舉自代人黄廷堅歐陽棐十科人王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又曾建言乞行給由募役法呂大防范純仁皆深以爲便方行下相度而臺諫爭言其不可更不得相度至今臣每見大防純仁皆咨嗟太息惜此法之不行但畏臺諫不敢行下耳

又貼黄中外臣寮畏避臺諫附會其言以欺朝廷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奏陳耳

又貼黄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即乞付外劾實

其事頭加黜責若以為然即乞留中省覽臣當
別具劄子乞郡付外施行

蘇軾代滕甫辨謗乞郡劄子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
呼父竆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
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
憂有甚於竆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
伏望　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
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

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文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　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惷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臣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　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

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倘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 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亥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 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
天眷此臣所以涕流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一

忝清班非敢别有僥求更思録用但患難之後積憂
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 陛下憫餘生之無
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
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
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詫鄉
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 陛下憐其志
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